

岁月里的腊八节

□高钰

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母亲念叨着，这是童年里对过年最期盼的信号，像灶膛里跳动的火苗，暖融融地驱散着冬日的严寒。

小时候的冬天，寒冷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山路，寒风裹着雪沫，呼啦啦地扫过大地，屋檐下悬挂的冰凌晶莹剔透，成了孩子们争抢着啃的“冰棒”。

到了腊八这一天，家里的烟火气便陡然浓了起来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顶着寒气进了厨房，从陶罐里取出的各色豆子，经了一夜浸泡，早已吸足水分变得圆滚滚——胖乎乎的红豆，青莹莹的绿豆，金灿灿的黄豆，还有些黑紫皮的芸豆。母亲把它们和大米、小米混在一起，放进大铁锅里，咕嘟咕嘟地熬着，那声音像是一首温暖的歌。

灶火殷红舔着锅底，水汽漫过灶台四周，一丝丝米香混着豆香，钻过门缝，飘进炕头，勾得我们这些贪睡的孩子，早早便揉着眼睛爬起来，扒着门框眼巴巴地往厨房望。

等一碗热腾腾的腊八饭端上桌，母亲还会从咸菜缸里摸出一碟糖醋蒜，再配一盘脆生生的萝卜干。白白的蒜瓣泡在陈醋里，早被浸得通透透亮，咬一口，酸中带辣，辣里回甘；就着咸香够味的萝卜干，能扒下两大碗腊八饭。最让我们稀罕的，是母亲做的“巧头”，那是一种小小的面食，母亲把面团捏成小巧的小尖儿，小花儿，撒上葱花，放进油锅烙，不一会儿就鼓胀起来，变得金黄酥脆。刚出锅的“巧头”冒着热气，油滋滋的香气直钻鼻孔，我们踮着脚围在锅边，母亲便笑着往我们手里塞，说：“多吃点，能变机灵，往后读书写字，都灵秀着呢。”

我们攥着烫嘴的“巧头”，你追我赶地跑出门，在冰天雪地里疯玩，雪地上的脚印一串连着一串。寒风再烈，也吹不散手里的暖意，心里的甜香。

腊八是北方冬日里一个暖融融的节点。大人们总在饭桌上念叨：“吃了腊八饭，又是一年啊……”眉眼间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感慨，也裹着对年节的盘算。过我们孩子不懂这些，满心满眼都是欢喜——盼着过年穿新鞋新衣，盼着用跟着大人下地干活，盼着走亲戚时能揣回满满一口袋糖和瓜子，盼着和小伙伴在雪地里疯跑、滑冰，摔得满身雪团子也不在意。

那些日子里，腊八蒜的酸，腊八饭的香，巧头的脆，还有雪地里的笑声，把清苦的岁月填得满满当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透着实打实的朴实与温暖。

后来，求学、工作，远离了家乡，扎根在陌生的城市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高楼林立交，年味渐渐淡了，腊八节也慢慢成了日历上一个模糊的符号。超市里的腊八粥花样繁多，红豆、绿豆、莲子、桂圆等一应俱全，即便是货架上的灌装八宝粥煮得软烂，甜得爽口，却再也喝不出母亲亲手熬煮的滋味；五花八门的零食，薯片、饼干、巧克力堆满了购物车，却没有一样比得上当年那口烫嘴的巧头。耳边再没人念叨“吃了巧头变聪明”，也没有了雪地里疯跑与伙伴们的嬉闹。腊八于我，成了平淡生活里可有可无的一天，没了烟火气，也没了盼头。

某个冬日，我在菜市场的角落里，看见一位大娘摆卖糖醋蒜，那一抹熟悉的透亮色泽，裹着醇厚的陈醋香气，忽然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我才恍然明白，当年母亲煮的何止是一碗腊八饭，一碟糖醋蒜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她总在竭尽心思，把日子过得甜一点点缀起来，把对家人的疼爱、对生活的期盼，都融进每一粒豆子、每一个巧头里。那是困顿日子里，我们一家人从烟火气中寻得的甜，是最朴素也最热气腾腾的仪式感。

如今，物质丰裕了，超市里随时能买到各色精致美食，可我们却渐渐丢了对节日的期盼，少了那份为一碗饭、一碟菜费心张罗的心思。孩子们捧着手机，沉浸在虚拟世界里，对传统节日的记忆，大抵只剩家族群里长辈群发的几句祝福。

窗外又飘起了雪花，细碎的雪粒落在窗台上，像撒了一把白砂糖。恍惚间，母亲的声音又从岁月深处传来：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原来，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腊八饭的滋味，而是灶膛里跳动的火苗，是母亲递来巧头时温柔的笑容，是岁月里藏不住的暖，还有那浸在烟火气中，一代人对生活最真挚的期盼。

我家的白牛

□杨迟同

刚包产到户后，全村的牛羊都要分给每家每户，为了不引起矛盾纠纷，大家把所有牛羊名字写在纸上，揉成一个个小纸团来抓阄儿。

父亲运气比较好，抓到了全村最好的一头“麻一丝”犏牛。这头牛又大又壮，毛色乌黑发亮，两根月牙形的大牛角镶嵌在头上。没等我们全家高兴一天，却被别人强行拉走，理由是父亲平庸老实，驾驭不了这么好的牛，给父亲换了一头从来没有生过崽的白牛。父亲没办法，只好顺从！

说来也怪，农业社从来不生崽的白牛，到我们家就开始下崽了。刚生下的牛崽稚嫩可爱，静静地卧在地上，一旁的母牛不停在它身上舔来舔去，精心呵护自己的“孩子”。

父亲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憨厚老实，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害怕他的；他也爱孩子，每次在路上，见到小孩，总要把人家的耳朵上摸一摸，调皮的孩子偷着踢上一脚就跑了，父亲总是笑一笑，不当一回事儿。当然那时偶有嘲笑父亲憨的人，说他不会种庄稼，日子过得肯定不行。的确，那时我们一年产下的粮食，吃不到半年就完了，其余时间主要靠母亲“打席”来填补不够的粮食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白牛一年生一个，我们姊妹三个也能帮上农活，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。

每次放学回来，我常常拿起镰刀，背上背斗，割一些牛最爱吃的草，晚上放在牛槽里，天长日久精心喂养，牛个个吃得膘肥体壮。那时候，我也常常埋怨父亲不会割草，总觉得他有点迂，但他也从从不吭声反驳。父亲也一直给别人说儿子蠢，不听话，他这种看法直到我上高中时才有所改变。从此后，他经常在背后夸我，说儿子从不抽烟，学习很努力，很操心家里的事！我也一样，再没有顶过他的嘴。

那时候，牛是唯一的耕地劳力，每家都养牛，农活忙完后，白天将牛拴在山里，等到太阳快落山，牛羊下山，大家把在村口等着，谁家的牛羊进谁家的圈。我也常常站在门口，看到它们排成队列，鼓着圆鼓的肚子“满载”归来，感觉它们是那么亲切！

白牛性格倔强，牛鼻圈在农业社被大家拉得细薄。来我家时，每次耕地时，耕一段时间，得一个人专门在前面拽着走。每次不走时，父亲常常拿起鞭子，在空中绕两下，然后左右摇晃犁把，吆喝着叫牛往前走。父亲他从来不用鞭抽打催促，这样牛也知道他的脾气，即使他的声音再大，牛也停留原地不走，父亲只好歇一阵再耕。

记得有一次，由于耕地时间太长，白牛一咕噜转过来，相向而视，甚至连枷把都咧断了，整个山里，都能听见父亲喊牛的声音……由于天气炎热，牛大口喘气，动不动就卧下了。那时候，总觉得牛不听话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么热的天气，从早到午，牛确实是累得不行了！况且生了很多个牛崽的身体，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白牛的鼻子还是断了，再也无法耕地。没过半年，由于年迈，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，摔得遍体鳞伤，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上，全家人为此流泪，母亲更是躺在床上不起。村子的人把牛剥开分成份子，每户分一点，同时给我们家也留了一点，由于全家人伤心，肉煮熟出锅了，大家都不愿意吃……

晚上，牛圈里传来阵阵拉长的呻吟声，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！

从此，再也见不到那又调皮、又可爱、养了多少年的白牛了……

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些和白牛一起经历的岁月，时时萦绕心中。我常常想，当初被大家嫌弃的白牛，也许是在上苍对善良老实人家的福泽吧！那断裂的牛鼻子，来世能长好吗？

金锁风华录 朱店新韵赋

□孔令兵

庄浪县朱店镇，昔谓金锁，今名朱店。山川毓秀，风物清嘉，人文蔚然。自解放迄今兹，历沧桑而风华。经济腾跃，乡村振兴，民生康阜。爰作斯赋，以抒怀乡之忱，共赞乡梓之盛。

陇坂西驰，泾渭旁引。金锁故镇，朱店名彰。枕南北之苍峦，带一河之清泓；纳四沟之灵洞，孕壑岳之峥嵘。物候殊而岁功成，风光萃焉；土膏凝而地脉厚，人文蔚然。南北二山，对峙如阙。北岫苍茫，接崆峒之紫气；南屏葱郁，分关陇之翠微。中贯清流，纳红崖章麻之水；一川润泽，汇云崖陡雨之波。双川合璧，溉千顷之膏腴；蜿蜒东注，泽百代之生民。四沟分列，缀于山前；大庙灵脉，贯通一方经纬。梁郭纵横，似乾坤之枢，尽显造化雄浑；沟壑相属，如大地之肋，长涵岁月清漪。阡陌交错，如大地之脉络；田垄错落，若天工之棋局。晨曦中，恍若瑶台仙境；夕阳下，恰似金甲披山。远望处，水落横烟似虹霓；近观时，石门秋月若玉盘。空蒙之象，常引诗待；澄明之境，气贯长虹。

形胜之地，岁月沧桑。金锁所护，人文沃壤。稽古历史，可溯鸿蒙。伏羲女娲之遗壤，戎羌氐胡之故壤。夏商属雍，周秦渐归郡县；汉唐纷更，宋元始定边方。明降县治属府，地渐趋于宁康；区划虽屡有分合，生民则代代蕃昌。观乎地理，扼要奥区。踞关山之左腋，控渭川之右枢。襟六盘而带渭水，锁秦陇而控戎羌。斯镇也，新平锦之要津，古丝路之枢纽。至若人文，斑斑可考。旧石器遗踪尚存，新石器星布可据。长尾沟门遗址，陶片层叠

证洪荒；吴沟遗址层深，石斧斑斑诉远古。堡寨星罗，或为官筑；棋布林立，或为民防。烽火硝烟早已散，墙垣垛口今犹存。孔家仓仓廩殷实，左宗棠题联嘉善行；朱家店戏楼宏阔，安维俊撰额颂升平。一砖一土，皆历史之切片；一山一堡，俱文明之典藏。形胜是脉，人文是魂。地灵人杰，代有英彦。吴沟双壁，玆见瑞弟；抗金名将，气贯虹霓。沉毅有节，忠烈贯日月之辉；文武兼资，英风动关陇之野。“四大名山”非峰峦，名区胜壤出乡贤。四山并峙，巍巍乎镇于南北；德业同辉，皓皓乎贯于东西。柳瀛山以文立身，秉崇堂之雅量；赵吴山以德润世，怀宝航之清芳。李钟山松筠比操，守贞固于岁寒；孔子山兰桂齐馨，播馨香于梓桑。柳公逢原，奋起于公车之列，联名上书正清时守备。镇托河州，烈烈英风励三军；安民保境，气节凛然留芳声。红色战士毛定原，报国宏志贯苍穹。北伐风起，执锐披坚；延安星聚，抗大薪传。太行烽火，剑指倭酋惊朔漠；宝成云轨，肩扛石柱越岷岩。戎马半生奋青衿，铁骨铮铮；赤子衷肠如劲松，仁心灼灼。嗟夫！湖史脉之渊深，观山河之形胜；抚遗踪之苍茫，仰先哲之风徽。壮哉！斯地风华，德泽共江河长流；一邑之光，文光并星斗同辉。

两山巍巍，一河汤汤。我之朱店，热土一方。一九四九，一唱雄鸡天下白。改天换地，新元肇启旧制摧。土改肇始，诉剥削之虐政；耕有其田，废墟建之痼疾。互助组，春耕秋收效率

增；合作社，集体经营规模具。社队为家，三更灯火照田塍；男女同工，五更鸡鸣劝春耕。自力更生，垦荒原于霜雪；奋发图强，辟沃野于荆榛。红旗卷处，人人齐呼“多快好省”；号角声中，队队共喊“鼓足干劲”。公粮上缴，不计个人寒暑；工分记账，但求公道公平。读《毛选》，字字如炬明方向；学大寨，救救山河换新装。处处一片艳阳天，金光大道通远方。一九七〇，石门口上战鼓催。炮声震野，长空雷鸣动地维。若大禹之治水，凿山取石筑长堤；似愚公之移山，千锤万锻移崔嵬。水洛河野，万众同心垒石障；南北二山，削峰填壑造云梯。推车碾晨霜，轮印作田野等高铁；背篓驮斜阳，背可成大地量角器。黄土层叠书汉简，洛河岸边绘长卷。噫吁嚱！愚公志未泯，大禹功非浅；寸土千钧力，堤阶通霄汉。金穗垂时，方知颗粒尽血汗；丰碑立处，但见山川皆冠冕。

改革开放，翻天覆地。我之朱店，大地生辉。乡党委解放思想，举旗定向。镇政府聚力躬行，大干快上。联产承包，金浪翻于田畴；自主经营，红霞落于秋展。对外开放，乡镇企业破茧；对内搞活，个体经济逢春。一川索练，淀粉新制千堆玉；两岸琼瑶，粉条初成万缕银。草编呈巧，缀生活以锦绣；技艺恒久，传雅韵于远邑。村村路通阡陌，清流康庄；户户信号通达，音传万里。道流洞泽，社社甘泉入户；光亮庭园，家家电力恒明。商铺星罗而布序，货殖山积以呈珍。医坊标成其有序，庠序灯塔而通明。正月十三二

月二，高抬社火“嘟噜转”；非遗民俗展

风采，古风新韵总相宜。农家油饼，承三代之传艺；特色凉粉，数千年之风流。一饼一世界，一粉一乾坤。高士见得生慕意，裁撤云开天到申。新时代，新元新开新征程；新方略，新质新新型新动能。镇党委谋篇布局，精准施策；镇政府全力攻坚，务实笃行。生态焕新，金山银山眼前呈；乡村振兴，村舍齐整巷陌净。农旅融合，人文新境开；梯田采摘，游人萌童趣。智慧农业，颠覆千年耕作；数字乡村，开启云端新径。产业发展，一村一品有特色；多业并举，集群崛起根基稳。宏达银海双翅起，富村强镇启新声。“五个全域工程”，刷新高水平谋划“高颜值”；科技赋能乡村，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。孔家沟立交大枢纽，新时代庄浪第一景。北接关山翠色，南连渭川沃野；东通秦陇咽喉，西达丝路烟波。三线交汇如星拱极，九曲回环若龙蟠岭。龙马之气象，庄浪之精神。和美乡村吴家沟，白墙黛瓦成胜景。农家乐里，乡土风味入心扉；采摘园中，田园诗篇引客临。梯田人家博物馆，峥嵘岁月史诗册。昔者赤手开天，凿石移山，三十四载血汗浇灌，终成百万亩水平之境；今朝匠心藏古，拾遗补阙，二十余件农器成典，尽展千年耕读之魂。一馆藏万象，件件见精神。一镇展新姿，容颜写春秋。

壮哉！今之朱店，物阜民康；山川焕彩，彰显盛世气象。美矣！通衢达邑，物流熙攘；乡村振兴，处处新韵荡漾。嗟乎！欲壮乡梓今才思浅，且向苍穹兮借彩笺。待赤子题破云锦，卷无限风光入绣！

平凉，这座坐拥陇山之雄襟，吞吐泾水之灵脉的古城，如大地掌心托起的一枚琥珀，扼守西北咽喉，沉淀千古风华。这片黄土之上，深深镌刻着两位先贤跨越千年的时光印记：晚唐诗人李商隐，以诗笔为山河点染气韵；清代庄浪义士王梦熊，以肝胆为城池存续根基。一文一武的赤诚共同注入关陇血脉，他们的担当并肩撑起平凉的精神脊梁。

李商隐，生于晚唐飘摇之际，他少负才名，却身陷牛李党争的漩涡，一生仕途坎坷，辗转幕府，抱负难伸，终在唐宣宗大中末年郁郁而终。在他青年时代——唐开成二年（837年），西入泾原幕府时，那份济世之心曾如星火般炽亮。登安定城楼，凝望“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枝外尽汀洲”景象，他挥笔写下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的千古名句。这绝非寻常文人的闲愁，而是一位士大夫将毕生功业与终极理想，托付于时代的英雄誓言。即便后来深陷党争的漩涡，漂泊四方，但安定城楼上那个身影，始终是他精神世界里不曾陷落的孤峰，那份欲拒还迎的赤诚，从未因际遇坎坷而熄灭。

历史的风烟掠过千年，在同一山河之间，清代王梦熊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着士人的担当。王梦熊，庄浪人，道光七年生，光緒十五年卒。他自幼饱读诗书，心怀家国，官至工部员外郎，深受乡人敬重。同治年间，战乱频仍，生灵涂炭，城池危殆。眼见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，他毅然弃官归乡，放下案牍公文，扛起救亡图存的重任。他散尽家产设粥棚，让无数濒临绝境的百姓得以续命；星夜兼程驰告四方，为家乡争取一线生机；危难之际，他更效仿申包胥“哭秦庭”之举，昼伏夜行，不畏艰险，“三叩辕门”泣血陈词，恳请大军救援。这不是诗卷里的慷慨陈词，而是一介书生赌上身家性命，以血肉之躯挽狂澜的现实史诗。如果说李商隐以笔为刃，欲在文字中“回天地”；那么王梦熊便是以身为盾，在乱世中真正“回”了一方天地的生息，护住了百姓的性命与文明的火种。

二人虽相隔千年，精神却一脉相承。李商隐的“江湖”，是超然物外的精神家园，他以瑰丽诗篇为崆峒写下山水长歌，让“瑶池阿母绮窗开”成为这片土地永恒的文化符号；王梦熊的“天地”，则是苍生社稷的生死存亡，他以孤勇身躯作城池支柱，在危难之际守住一方安宁。他们都深爱这片土地，一个为其描出灵动文脉，一个为其筑牢生存根基。他们也都曾在命运磋磨中百折不挠，李商隐因于党争罗网，壮志难酬却诗心不灭；王梦熊直面战火肆虐，散尽家产而脊梁不弯。这份历经磨难而不屈的风骨，正是华夏儿女最珍贵的精神底色。

他们的抉择，同是赤诚，却因时代境遇而方式迥异。晚唐颓势难挽，李商隐纵有王佐之才，抱负终被压成“猜意鹧鸪”的愤懑与“巴山夜雨”的愁思。他将未竟之志与身世之痛，淬炼成诗，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精神食粮，让文人风骨穿越时空依然矗立。清末乱世逼出了王梦熊最本真的勇毅。当笔墨已难安邦，他便以最直接的忠勇与牺牲让义士担当化为守护家园最坚硬的铠甲。一柔一刚，共同构筑了平凉完整的精神谱系——无诗的平凉则失其灵气，无勇的平凉则丧其魂魄。

今日，无论是品读“百里阴云覆雪泥，行人只在雪西”的陇坂覆雪泥，还是聆听“雪岭千重横塞段，霞光一道卷帘开”的边城遗响，千年前安定城楼上那一腔豪情，与巴山夜雨里的那一沓沓，仿佛仍在山水之间悠悠回荡。

李商隐的诗魂与王梦熊的风骨，早已超越时代，升华为这片土地上不灭的精神灯塔。他们以不同的人生，诠释了同一真理：个人的价值，从不在私利的算计或竞争的胜负，而在于将生命融入山河社稷——或以文明星火照亮长夜，赓续民族文脉；或以血肉脊梁筑起堤坝，护佑百姓周全。这便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。

以先贤为镜，当怀商隐的孤高魂魄，追求“欲回天地”的极致，以才华与坚守书写时代；更应具梦熊的侠骨肝胆，于关键时刻敢作“三叩辕门”的孤勇，以担当与奉献守护家国阡陌。不倾轧内耗，不因得失忘大义，不为私心损公德……当代我辈青年，唯有如此，方能接续这流淌于陇山泾水间的赤诚血脉，让千秋传承的丈人风骨与士担当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跨越千年的丈人风骨与义士担当

□程婧



国画《传孝道》 高吉 作

泾水 第1573期



冬日平凉

(五律四首)

□车文杰

雪镜柳湖

漫空飞碎絮，冰水半融酥。
明镜琉璃出，冰亭雪霁殊。
寒痕凝柳岸，玉岸拥琼珠。
釜底沉云岭，冰心驻玉壶。

雪咏南山

南山寻雪韵，冷意荡空明。
蓝鹤飞禅界，清铃透梵声。
寒痕凝玉秀，尘念濯冰莹。
遍野琼英闹，身移步鸟鸣。

时春亭

晚光依树杪，清露绕亭尖。
犬吠游烟壑，鸡栖敛彩檐。
览书残月照，滹史海波恬。
往昔千秋近，尘笈入锦奁。

冬日泾水偶吟

玉带绕城过，芦花摇绿波。
草晴粘北岸，柳瘦舞南坡。
孤莺听涛静，寒鸡击水歌。
器喧飞艇里，羲辔步蹉跎。